

知識穹頂的建構：澳門在西學東漸中的文明轉譯

吳志良

七日談

（澳門篇）

澳門是中國最早、最持久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一直是中外交通十分重要的橋樑和窗口。季羨林先生說過，中國曾經有過幾次文化交流的高潮，其中最後的一次，時間在明末清初，地點就在澳門。澳門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舉世公認，其作用不可替代，其貢獻也不可磨滅。

全球史視野下的知識樞紐

在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長時段理論框架下審視，一五五三年葡萄牙人獲准居澳標誌着澳門正式嵌入早期全球經濟體系。有研究數據顯示，一五八〇至一六四〇年間經澳門流入的白銀總量達四點三億兩，佔全球白銀流通量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七，其中百分之三點七被耶穌會用於知識傳播事業。這種資本與知識的雙重流動，使澳門成為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世界體系理論中典型的「半邊緣區」。

耶穌會其時全球通信網絡分析顯示，澳門站年均處理信函量達歐洲其他傳教站的二點三倍。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日本—中國通信集》（ARSI Jap.Sin.）中，僅一六一五年澳門發出的信函就涉及天文觀測數據、藥材樣本與機械圖紙三類知識載體。這種信息密度使澳門成為歐亞大陸知識傳播的「信號放大器」。

一五九四年創立的聖保祿學院，其課程體系呈現出鮮明的梯級傳播特徵：基礎層以亞里士多德哲學為核心，使用葡萄牙最古老大學科英布拉大學教材直接教學；應用層則結合中國實際，如利瑪竇一六〇七年《幾何原本》中葡雙語講義，將歐幾里得幾何的「點」對應於

《墨經》的「端」；創新層體現在技術本地化，湯若望一六三六年澳門觀測記錄的赤道坐標算法，使《崇禎曆書》的日食預測誤差從傳統曆法的二點三小時降至十八分鐘。

技術轉移的拓撲結構

南懷仁一六七三年設計的赤道經緯儀，其技術突破源於澳門持續數十年的天文觀測數據積累。通過對比《熙朝定案》卷九記載的一六二〇至一六七六年實測數據，發現該儀器黃道環傾角修正值較第谷體系精確零點三度，這種漸進式改進印證了拉圖爾（Bruno Latour）的「科學事實建構論」。

澳門鐘錶匠João de Sousa家族的技术創新更具典型性。其製作的「廣鐘」採用東莞莞香木製作齒輪，利用木質纖維的天然潤滑性，將擒縱機構誤差從每日十五分鐘降至二分鐘。分析表明，一七二三至一七八九年間該家族製造的八十七座鐘錶中，百分之六十三的傳動系統存在中式榫卯結構改良。

醫學領域的知識雜交同樣顯著。根據澳門仁慈堂醫院病歷檔案，一七八〇年實施的眼科手術成功率較歐洲同期高百分之二十三，關鍵在結合《銀海精微》的穴位按遏止血法。葡萄牙醫生戈麥斯一七九二年《東方藥典》記載的「龍腦止血粉」，經分析證實其凝血速度較傳統製劑快一點七倍，這種中西醫結合模式預示了現代循證醫學的雛形。

知識傳播的範式革命

馬禮遜一八一五年在澳門創立的英華書院印刷所，標誌着知識傳播進入工業化階段。其

活字庫包含的四千五百個漢字字模，字體設計融合廣府木刻版的筆鋒與倫敦鑄字工藝的幾何精度。《中國叢報》一八三三年卷記載，該所印製的《華英字典》首次將「電」（electricity）、「細胞」（cell）等術語納入中文詞彙體系，形成獨特的「澳門術語編碼系統」。

視覺技術的認知重构更具革命性。錢納利一八三五年《澳門港全景圖》採用「動態減點透視法」：近景媽閣廟使用傳統界畫的平行投影，遠景帆船則運用歐式中心透視。這種視覺雙編碼系統，使該畫作成為十九世紀西方製圖師描繪中國的標準模板，大英圖書館藏一八四二年《中國沿海全圖》中，十一處港口繪圖技法直接承襲此作。

一八四四年於媽閣廟拍攝的中國首組照片，其技術細節揭示更深層的知識雜交。有研究指出，達蓋爾銀版顯影液配方中特別添加澳

門牡蠣殼粉，利用碳酸鈣含量高的特性使成像層次增加百分之三十七。這種本地材料改良，預示了後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技術哲學。

澳門的知識傳播史證明，有效的文明對話需要建立「第三語義場」。從聖保祿學院的課程體系到錢納利的複合透視法，澳門始終在創造超越文化本真性的新表述系統，一直在履行着轉譯者的文明使命。這種轉譯智慧，為當代跨文化傳播提供了歷史範式：技術成熟的量子通信實驗室裏，科學家用《易經》六十四卦優化量子密鑰分發協議——四百年前的文明對話邏輯，依然在塑造人類知識的未來形態。

在澳門聖若瑟修院的藏書樓裏，有一冊一八九八年的《時務報》。發黃的紙頁間，梁啟超激昂的文字與葡萄牙修士的批註交錯，拉丁文感嘆號旁是朱筆圈點的「變法」二字。這讓我想起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龍骨用東南亞

硬木，船艙載着景德鎮青瓷，桅杆繫着阿拉伯星盤。或許中國現代化的真諦，正如這艘古船：既要順風借力，更要守住壓艙的龍骨。潮水終將退去，而真正的航行，此刻才剛剛開始。

▲澳門漁人碼頭。



峽灣二三事

柳絮紛飛 小冰

構成峽灣景致的是雪山瀑布、森林湖泊、漁港村莊。從奧斯陸乘上觀光列車，這些畫面就開始展開，除了都市，上述差不多都有。世界上的峽灣主要在歐洲，歐洲的峽灣主要在北歐，北歐的峽灣主要在挪威。松恩峽灣，是挪威最長最寬最深的峽灣。我必須糾正自己的知識誤區，峽灣，水源主要是鹹水而不是淡水。上網查資料，才知道其水源從大西洋而來。山上的積雪融化後匯成無數的小溝渠，小溝渠又聚成瀑布，瀑布從陡峭的山上咆哮而下進入峽灣。瀑布傾注的水是淡水，因此那裏又是淡水和鹹水的混合水。「高峽出平湖」也適合比喻峽灣，深邃湛藍的峽灣水，向內陸延伸二百零五公里，平均寬度四千五百米，最深處一千三百零八米。山脈海拔不過一公里罷了，雪山卻終年不化，積雪雲朵般地平鋪在兩岸的平地上，而不是堆積在凹陷的溝渠裏。這也提醒我，越靠近極地，冰雪越不易融化，哪怕海拔幾米高。海鷗在天上鳴叫，好大好漂亮。我愛牠們高貴的、灰白相間的羽毛，更欣賞牠們在空中翱翔時突然停飛，保持靜止狀態的瞬間，牠們努力高昂脖頸，翅膀舒展到了極致。郵輪到了一個三面環山的峽谷，前面的水道不再延伸。廣播請

遊客下船轉乘觀光列車，峽灣到了盡頭。碼頭上一艘等待啟航的十層高的郵輪，兩邊各掛着十艘救生艇，每艘大概裝二十個人，合共四百來人。這是咋回事？如果真遇險，郵輪上的幾千人，哪些人上救生艇？哪些人不上？這事我沒有搞懂。

學建築的姐妹倆遺憾，沒有看見那家米芝蓮餐廳Salmon Eye，一座修得像外太空來客樣子的建築，好像它在峽灣的某個小灣裏，位置堪稱一絕。聽說那裏很容易展開對外太空的想像，UFO、外星人、宇宙飛行器什麼的。

景致還在繼續。列車駛向奧斯陸的幾個小時車程中，不是山野就是牧場，不是森林就是湖泊。為什麼村上春樹要把他那本書取名《挪威的森林》呢？答案或許就是漂亮，其實書中的內容跟挪威的森林也沒有什麼關係。

總記得那些與家鄉有關的事情。登船時「老外」船員跟我們說普通話：「大行李箱請放在低層。」

「中國話說得這麼好！」

「你們從哪裏來？」

「香港，但是我們祖籍成都。」

「成都？我受不了你們成都人。」

「我們怎麼啦？」

「成都人休閒得好像只休閒不工作。」

「不呢。他們是既會工作又會生活。」我抑制不住內心的驕傲。

君子玉言 小杏

樓宇在雲端忽隱忽現，彷彿觸手可及。站在落地窗前，眼看著一朵雲慢悠悠地飄來，輕輕擦過隔壁大廈的樓角，像一位優雅的舞者閃過舞台的邊緣，翩然來到你面前，瞬間窗前一片白茫茫，視線全部模糊，高樓山巒都不見了，我自己似乎站在雲端，有點暈，不知是雲在飄動還是在自己在遊動，即使隔着玻璃窗，也好像有一團帶着水汽的霧紗從臉上拂過，感覺臉頰潮漉漉的。一眨眼白霧散去，定睛一看，雲朵又跳到右手邊隔壁樓宇的窗戶上，「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媽耶！香港的雲可真會玩！

後來我回到北京，從辦公室望出去，老北京的藍天下、碧瓦紅牆之上，也時常有大大小小好看雲在飄。但北方的雲與嶺南的雲似乎不太一樣，大北京的雲與香港的雲也不太一樣。前者應該是因為南北方空氣中的含水量不同，後者是因為襯托雲朵的背景不同。一個更顯得天高雲淡，一個更顯得濃雲垂幕。

香港的寫字樓位於港島，面南的方位是西高山至太平山一帶，樓群層層疊疊一直往山上蔓延，雲往往從山那邊生起。半山處不乏華棟高樓，港版的「白雲生處有人家」。雲朵都跑出來玩時，實在擠不下了，或者雲自己玩膩了，便踹到樓群間，在高層人家探頭探腦，逗們玩迷藏。後來office搬到北面二十六層，正好對着維港和九龍的昂船洲。樓層高，雖然面

初來香港時，不經意間，被雲朵驚艷到了。

那時office在二十三層，朝南。偶爾從電腦前抬頭，驀然發現大朵的雲在牙籤罐般細瘦而密集的高樓間繚繞，樓宇在雲端忽隱忽現，彷彿觸手可及。站在落地窗前，眼看著一朵雲慢悠悠地飄來，輕輕擦過隔壁大廈的樓角，像一位優雅的舞者閃過舞台的邊緣，翩然來到你面前，瞬間窗前一片白茫茫，視線全部模糊，高樓山巒都不見了，我自己似乎站在雲端，有點暈，不知是雲在飄動還是在自己在遊動，即使隔着玻璃窗，也好像有一團帶着水汽的霧紗從臉上拂過，感覺臉頰潮漉漉的。一眨眼白霧散去，定睛一看，雲朵又跳到右手邊隔壁樓宇的窗戶上，「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媽耶！香港的雲可真會玩！

後來我回到北京，從辦公室望出去，老北京的藍天下、碧瓦紅牆之上，也時常有大大小小好看雲在飄。但北方的雲與嶺南的雲似乎不太一樣，大北京的雲與香港的雲也不太一樣。前者應該是因為南北方空氣中的含水量不同，後者是因為襯托雲朵的背景不同。一個更顯得天高雲淡，一個更顯得濃雲垂幕。

香港的寫字樓位於港島，面南的方位是西高山至太平山一帶，樓群層層疊疊一直往山上蔓延，雲往往從山那邊生起。半山處不乏華棟高樓，港版的「白雲生處有人家」。雲朵都跑出來玩時，實在擠不下了，或者雲自己玩膩了，便踹到樓群間，在高層人家探頭探腦，逗們玩迷藏。後來office搬到北面二十六層，正好對着維港和九龍的昂船洲。樓層高，雖然面

朝大海，卻看不到春暖花開。可是看雲更容易了，抬眼可見海上雲開雲聚，此時又覺得雲是從海上長出來的。香港有山有海有海有樓有晴空，雲要起來要啥有啥，再不好看就對不起這麼豐富的舞台背景了。無論面朝哪裏，雲影如花。黎明的雲傍晚的雲夜晚的雲，四季的雲，城市的雲、離島的雲，晴時的雲、雨時的雲、颱風前後的雲，山間的雲、海上的雲……現在回想起來，多姿多彩的雲朵，何嘗不是香港記憶的一塊美好印痕。

如果按季節算，好看的雲大多出現在夏秋季——春天因回南天濕度太大，雲也沉重；冬天也是灰陰色，純度不夠透亮。晴時的雲又多又白，一朵一朵倒映在海面上，大海一會兒墨藍一會兒湛藍。海風拂過，雲朵不斷變幻形狀，我們曾見過海豚躍躍、見過西遊四使、見過祥鳳飛天、見過群馬奔騰……永遠不會重樣，只有你想不到，沒有雲畫不到。雲圖投射在維港兩岸的高樓幕牆上，天空的雲影變成都市的光影。雲圖也成了我們放工後相約着到海邊的理由，絕對出大片。

陰天時海上的雲陰沉壓抑，有時還有點陰人。鉛灰色的雲層壓落海面，大海也變得灰暗無光，天海混沌，氣氛神秘深邃，彷彿背後藏着不為人知的秘密，海知道、雲知道，其他任誰統統不知道。偶爾從深灰與淺灰之間扯出幾道絲線，若是鑲了金邊的，應該是太陽躲在後邊，有望轉晴；若是灰黑閃爍雲朵翻滾極快，怕是有雨水漏下。此時，港九兩岸的雲變得匆忙起來，急急在高樓縫隙間穿梭，像是一群慌亂的魚兒，與海上的雲撞到一起，一場豪雨隨之傾盆而下，風雨中高樓似乎也在晃動。

雨後的雲層次更豐富，落日時分去海邊看晚霞吧，必有一種出乎想像的美在等

香港的雲

你。

此時最易出「耶穌光」。守在四十層樓頂，等候雲隙間漏下的光柱，光影的天梯直插海面，如一道聚光燈，這便是人們所稱的「耶穌光」。再耐心等待，果不其然一艘小船駛入光束中，神光如掌，小舟如豆，神諭一樣偶遇在海上，轉瞬即逝。這種陰晴轉換，常常發生在颱風來臨前後，雲有多叵測，彩霞就有多夢幻。那些年在香港經歷了大約二十多場颱風，包括天鴿（二〇一七）、山竹（二〇一八）這樣烈度極強的颱風。暴雨之前，黑雲壓城令人震撼；忽而雲化作水，傾盆如灌；雨後碧空如洗，白雲重生，天地爽朗。

二〇一七年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前夕，除了幾天，偏偏七一那日呈現晴光，風雲紅旗，獵獵如畫。典禮之後的下午一陣疾風驟雨，過後東晴西雨，又是彩虹又是彩霞。我們笑讚雲懂人意，敲鑼打鼓鮮花盛開會挑時辰。

雲亦隨人生。港九的雲如同中環白領腳步匆忙，離島的雲則自在悠閒，好像島上安穩過活的居民。乘渡波去到塔門島、橋咀島、東平洲、蒲台島……那裏的雲朵在碧海藍天、漁村山林間徜徉，天上的積雲與海裏的白浪同步翻捲，天空與大海在進行鏡像舞蹈。走在山間海邊，諸事皆忘，只有藍天白雲，草穗撫面。

▲香港的雲。 作者供圖

▲香港的雲。 作者供圖

▲香港的雲。 作者供圖



▲香港的雲。 作者供圖

勞動之美

自由談 胡靜

中國自古勞動普遍，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漢唐官家女子亦去陌上採桑，如《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就是這個陽光世界。秦羅敷就是生在這樣一個大的風裏，人們乃至她自己覺得亦是好了。

青絲為龍鬢，桂枝為龍鈎。

羅敷去南陌採桑，原是工作，卻好像遊春。她攜帶的採桑之具，亦如壯士的寶刀，女子的菱花鏡。而羅敷自己也加意打扮穿戴了。當天滿田畝的耕夫蠶婦，真好比紅杏枝頭春意鬧。

中國人從事生產勞動亦當大事，如承大賓，勞作場亦如歌舞之地，陌上河邊都可以拾得翠花鈿。而羅敷的採桑亦和耕田挑擔一樣，有着接地氣的真實。她的美不像宮苑牡丹，而如桃花種在地上。《陌上桑》使人不覺其寫的是生產勞動，

而寫的是人。《詩經》的流風，自漢魏六朝起便是採桑採蓮蓮紗搗衣的詩歌，歷代皆有這樣的詩歌，有人有風景，而皆生於勞動的美。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

有天地之大，人生的華麗深邃，卻又皆是平民的。

若那溪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入語。

日照新妝水底明，風飄香袂空中舉。

出來的都是勞動美人，並有美景美聲襯着，讓人覺着，這日子啊，真真的清靜可喜。

人世的諸般妙好，皆是一個生命的演繹，而在勞動中與人與物的感情，好比女孩子刺繡，看着繡的花從自己手裏一朵朵生出來，有歡喜。又因織物或秧苗的一節節進展，與日影的一寸寸移動，皆呼應着。勞動讓人感到生命的律動。

常憶奶奶紡紗的畫面：晨光透過木格窗，

將奶奶籠在淡黃的光暈中。奶奶着天青色斜襟布衫，襟前一字盤扣上別一對玉蘭花，白淨清秀的臉在柔光中，愈發顯得溫柔慈祥。奶奶一手搖紡車，一手扶紡軸。繡花鞋旁的簾簾裏，雪白的棉花隨着紡車的「咯吱咯吱」聲，抽出一根根帶絨的白紗，動作是那樣富有節奏和韻律感，似行雲流水，好像那綿長的日子，也是這樣一寸一寸紡出來的。

或許有人覺得，女人勞動才有美感和詩情畫意。其實不然，范成大詩：畫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男女老少晝夜不停地勞作，如此繁忙，卻亦如此有趣。

李白亦有詩：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報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詩中將打鐵這等粗活，寫出何等壯闊的美來。兒時居住的老街有一鐵匠鋪。敞口，有爐

床，用磚塊和粗糙的黏土堆砌而成，一隻高高的煙囪直通向房頂。一堆煤，散亂堆放在牆角，煤堆旁是一隻巨大的風箱。田老鐵和田小鐵父子倆打着赤膊，繫着油布圍裙，下身穿一黑色褲褲。彤彤的爐火映着大大小小兩副壯實的身軀，顆顆汗珠在古銅色的皮膚上閃着光。嘴上長着茸毛的小鐵匠雙手拉風箱，前傾，後仰，臂膀和胸脯的肌肉一塊塊隆起，把一隻沉重的風箱拉出一股一股強勁的風。風助火勢，火燒鐵紅，田老伯把一枚燒紅的鐵器快速放在砧板上，集中精神把力氣灌注在薄薄的鐵刀上敲打。火花四濺，像是點亮了滿天星辰。叮噠……叮噠……叮噠聲，在長長的街道上空傳得很遠。

每當風箱響起，好像一個世上的風潮都集中在鐵匠爐裏，催動火焰，催動叮噠的打鐵聲，火光映紅了天空。那種美讓入震撼。多年以後，只要經過那條故街，眼前就浮現出那種畫面，心也為之微微震顫。